

旧约的起源

第一部分 旧约的起源 (共 39 卷)

| | |
|--------------------------------|---|
| A. 导致旧约写成的事件 | 1 |
| B. 律法书 (摩西) (主前 1447 – 1407 年) | 3 |
| C. 历史书 (主前 1900 – 460 年) | 4 |
| D. 诗歌书 (主前 1900 – 400 年) | 6 |
| E. 先知书 (主前 788 – 420 年) | 8 |

第二部分 旧约手抄本的传递与翻译, 以及旧约正典

| | |
|-----------------------|----|
| F. 旧约手抄本的传递 | 10 |
| G. 希伯来文旧约最早的翻译 | 14 |
| H. 旧约圣经的正典或启发和权威书籍的列表 | 17 |

第一部分 旧约的起源 (39 卷)

基督信仰并非始于基督第一次降临, 而是始于创世。整本圣经 (旧约与新约) 都是基督徒教导与生活的根基。

A. 导致旧约写成的事件

1. 上帝直接对人说话

上帝的特殊启示在人类堕落之前就已经开始。上帝曾直接对最初的人类说话 (创 1:28)。在《创世记》中, 上帝特别向亚当和夏娃、挪亚、亚伯拉罕 (主前 2167 – 1992 年)、以撒 (主前 2067 – 1887 年)、雅各 (主前 2007 – 1860 年) 以及约瑟说话。

2. 上帝的话语被口传并被记录下来

从《申命记》6:6-9 和《诗篇》78:1-8 可以清楚看见, 上帝关心祂自己的话语不会被遗忘。因此祂将责任交付给父亲、祖父以及后代, 要把祂的话传递给下一代。上帝的话应当被存记在心中, 被记诵、被讨论, 并在生活中实践。

在后来的时代，甚至有完整的学校专门教授人毫无错误地学习上帝的话语！关于为什么上帝话语的口传传统能保持无误，有三个原因：

- 当时人类数目相对不多，尚未遍布全地。
- 当时人类寿命长达数百岁，因此数代人彼此重迭共存。
- 上帝吩咐一些人将祂的话记录下来。

3. 作者们使用了更早的文献（从创世到主前 1447 年）

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巴比伦和埃及，就已经有图书馆，收藏着用泥板（出 34:27-28）、纸草卷轴或册页（书册）（申 31:24）所写的「书籍」与「历史记录」。这些历史也被用来写旧约。

在圣经的第一卷《创世记》中，摩西将若干较小的「历史记事」汇编成一本书：《创世记》5:1；6:9；10:1；11:10, 27；25:12, 19；36:1, 9；37:2。特尔安玛拿书简（Tel Amarna Letters）的发现（360 块以亚述语为外交语言的泥板，主前 15 – 14 世纪，出土于埃及）证明，在摩西时代（主前 1447 年）通信交流已是一项既定的传统。当时也已广泛使用不同的字母与文字。因此极有可能，上帝的话语与作为被记录在若干文件中。

4. 希伯来文与亚兰文

希伯来文 (Hebrew)：圣经希伯来文最古老的形式称为古希伯来文 (Archaic Hebrew) 或原始希伯来文 (Paleo-Hebrew)，可见于圣经中的诗歌部分，以及大约主前 1000 年，早期王国时代 (Monarchic Period) 的铭文中。

亚兰文 (Aramaic)：在圣经中主要出现在《以斯拉记》4:8 – 6:18, 7:12–26，以及《但以理书》2:4 下 – 7:28；同时也见于巴比伦与耶路撒冷塔木德 (Talmuds)。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期间（主前 586 – 538 年），犹太人所说的语言开始由希伯来文转变为亚兰文，而亚兰方块字母取代了古希伯来字母。在犹太人之中，亚兰文是百姓日常使用的语言，而希伯来文则仍是宗教、政府及上层社会的语言。

在主前 539 年，阿契美尼德帝国 (Achaemenid Empire)（由居鲁士大帝至薛西斯一世）(of Cyrus the Great to Xerxes I) 并吞新巴比伦帝国 (Neo-Babylonian Empire) 后，亚兰文成为公共生活与行政的主要语言。大流士大帝 (Darius the Great) 于主前 500 年宣布帝国亚兰文 (Imperial Aramaic) 为帝国西半部的官方语言，而这种帝国亚兰文便成为圣经亚兰文的基础。

圣经希伯来文仍然是希伯来圣经的主要语言，而亚兰文仅占旧约 23,000 多节经文中的约 250 节。圣经亚兰文与希伯来文关系密切，因为二者都属于西北闪族 (Semitic) 的语言。

B. 律法书 (摩西) (主前 1447 – 1407 年)

律法书 (或简称「律法」) 是旧约中的摩西五经: 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与《申命记》。这五卷书由摩西在主前 1447 年至 1407 年间写成。

1. 摩西: 历史学家 (主前 1527 – 1407 年)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徒 7:22) 摩西在埃及长大, 是法老的妹妹、王后哈特谢普苏特 (Hatshepsut) 的养子。她在法老图特摩斯三世 (Thutmose III, 主前 1501 – 1447 年) 登基头 21 年间摄政。摩西熟悉埃及与西奈的地理、文化和语言。他是一位历史学家, 搜集了「书写的家谱与历史记事」¹, 作为《创世记》的基础。

《创世记》包括「天与地被造之时的历史记事」(创 2:4)、「亚当家族的书面历史记事」(创 5:1)、挪亚的记事(创 6:9)、挪亚三子闪、含、雅弗的记事(创 10:1)、他拉(包括其子亚伯拉罕)的记事(创 11:27)、亚伯拉罕之子以实玛利的记事(创 25:12)、亚伯拉罕之子以撒的记事(创 25:19)、以扫(创 36:1)与雅各(包括雅各之子约瑟)(创 37:2)的记事。

其中有些记事比摩西的时代早了数千年。摩西为了编写律法书(约 1:17), 使用了这些古老的家谱与历史数据, 「耶和華战记」(民 21:14), 埃及现存的其他书面数据, 并且聆听了上帝直接对他的说话(出 3:1-22)。

上帝亲自对摩西说话(出 3:4), 将祂自己和祂的旨意启示给他。祂特别启示祂如何拯救祂的子民脱离埃及的奴役, 以及祂对以色列百姓的道德律法、礼仪律法和民事律法。上帝吩咐摩西将祂的话记录下来(出 17:14; 24:4, 7; 34:27-28; 民 33:2; 申 31:9, 24)。一份授权的**律法书**副本被放在约柜旁, 作为对百姓的见证(申 31:26-27)。律法五经立刻被上帝的百姓承认是上帝赐给人的话语。

后来, 约书亚继承了摩西, 他十分熟悉这律法书(书 1:8)。他甚至将律法抄录在石头上, 让众人可以公开诵读, 包括妇女、孩童和寄居者(书 8:32-35)。

上帝不仅默示律法书的写作, 虽然律法书严厉揭露以色列的罪恶与刚硬的心, 但也在历史中保存了它们。因此, 律法书能保存下来, 并不是以色列的功劳!

旧约的书卷原本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 只有少数章节是用亚兰文写成的。

2. 律法书的内容

《创世记》(主前 1447 年): 记载上帝自创造天地与人类以来的作为与话语, 直到雅各(以色列)和他的后代迁往埃及(主前 1877 年)(创 47:28; 50:22; 出 12:40)。

¹ 希伯来文: sefertoldot

《出埃及记》（主前 1447 年）：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大族，后来被埃及人欺压为奴，上帝如何拯救他们脱离奴役。书中包含上帝的道德律法（出 20:1-17）、一系列社会律例（出 21:1 - 23:33），以及许多礼仪律法，特别是关于会幕的律例（《出埃及记》25 - 40 章）。

《利未记》（主前 1446 年）：包含上帝关于献祭、祭司职任与宗教节期的礼仪律法。

《民数记》（主前 1446 - 1407 年）：记载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经过 40 年的历史，直到他们到达应许之地迦南（主前 1447 - 1407 年）。

《申命记》（主前 1407 年）：重述上帝一切伟大的作为与律法。摩西称此书为「律法书」（《申命记》31:24-26）。

「律法书」或简称「律法」（希伯来文：Torah），是指摩西五经。这五卷书在主前 1407 年以前就已完成，内容包括上帝对人的作为、祂的话语，以及这些作为与话语在人身上的影响。

3. 上帝的话语是受默示并具有权威的

上帝的话语不仅记录在律法书卷中，也必须写在上帝的百姓的心中和意念里。上帝吩咐祂的子民要谈论祂的话、背诵祂的话并依照祂的话生活（申 6:6-9）。上帝吩咐祂的子民要思想并遵守祂的话（书 1:7-8）。律法书立刻被以色列人承认是上帝赐给人的话语（出 19:3-8；24:3-4, 7；申 26:17）。

耶稣基督相信律法书是上帝所默示并具权威的（太 4:4；参 申 8:3）。耶稣的使徒们也同样见证律法是由摩西所写（约 1:17；5:45-47；罗 10:5）。

C. 历史书（主前 1400 - 460 年）

旧约中的**历史书**共有十二卷：即《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与《以斯帖记》。这些历史书由先知及其门徒在主前 1400 年至 460 年间写成。在希伯来圣经中，它们被称为「前先知书」，而不是「历史书」。

1. 上帝吩咐祂百姓的历史必须被记录下来

上帝亲自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忘记祂的作为与话语。他们必须将这些事告诉子孙，免得忘记上帝的作为与诫命（申 4:9；诗 78:1-8）！这促使以色列人记录他们的历史，并把这些记录汇编成书卷。

以色列四周的列国也会撰写书卷，但他们常将历史与幻想和神话混合。相较之下，以色列的历史学家记录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被考古与世俗历史的发现所印证！这些历史学家不仅记录了以色列历史中美好的一面，也记录了他们的罪恶与悖逆，这证明圣经的历史记载并非仅仅出于历史学家的选择，而是出于上帝自己的吩咐与默示。

圣经中的历史书记录了上帝在以色列及其邻国中的作为与话语。它们特别记载以色列一次又一次违背上帝的约，上帝如何因他们的罪而惩罚他们，又如何从整个以色列民族中只拯救「余民」（王下 19:4, 30-31）。

历史书可能是以下方式编纂成册：

- 《约书亚记》主要由约书亚本人撰写，后来有人作了编辑（主前 1405 – 约 1300 年）。
- 《士师记》与《路得记》可能由先知撒母耳或其学生编写（约主前 1000 年）。
- 《撒母耳记上下》由其他先知编写，使用了先前的文献数据（主前 931 – 721 年间）。
- 《列王纪上下》可能由先知耶利米或巴比伦的某人撰写（主前 586 年之后）。
- 《历代志 – 以斯拉记 – 尼希米记》大书卷，可能由文士以斯拉编纂，他也使用了先前的文献数据（主前 450 – 425 年间）。
- 《以斯帖记》由一位不具名的目击者撰写（约主前 465 年）。

2. 历史学家使用了较小的历史文献汇编

在旧约中，我们读到一些较小的历史记录集，后来被收集起来，形成我们今日圣经中所拥有的历史书。将军约书亚与先知撒母耳曾引用《雅煞珥书》（the Book of Jashar）（即「正直者之书」）（约 10:13；撒下 1:18）。关于以色列诸王的历史，也曾有各种短篇汇编，例如：《所罗门记事》（the Book of the annals of Solomon）（王上 11:41）、《以色列诸王记事》（the Book of the annals of the kings of Israel）（王上 14:19）、《犹大诸王记事》（the Book of the annals of the kings of Judah）（王上 14:29）。此外，《以斯帖记》提到以斯帖下令，普珥节的规定必须被记录下来，以便后代遵守他们禁食与哀号的日期（斯 9:31-32）。

3. 历史学家是受上帝默示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与《列王纪》的具体编纂者是谁，但我们知道这些书卷是先知所写的。先知们从上帝的角度来书写历史：「*先知撒母耳的记事、先知拿单的记事、先知迦得的记事*」（代上 29:29-30），以及「*先知以赛亚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代下 32:32）中的异象*」。历史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评估并记录的。例如：「*亚撒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

所行的。」(王上 15:11) 以及「拿答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父亲所行的, 陷以色列人犯罪。」(王上 15:26)

D. 诗歌书 (主前 1900 – 400 年)

1. 诗歌书

旧约中的**诗歌书**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与《雅歌》。《耶利米哀歌》也是一本诗歌书(主前 586 年之后)。这些诗歌书于主前 1900 年至 400 年间写作。

《约伯记》大概最初是用北阿拉伯语或亚兰语写成, 约在主前 1900 年被翻译成希伯来文。

《诗篇》是伴随弦乐器演唱的诗歌, 表达信徒对上帝的良善与恩典的个人响应。少数诗篇包含了上帝自己所启示的思想与启示(诗 2 篇)。诗篇由不同的作者在主前 1400 年至 400 年间写成, 后来被汇编成较大的合集。《诗篇》第 90 篇是摩西所作(主前 1407 年)。大卫、亚萨与所罗门的诗篇写于主前 971 年之前。可拉的子孙与以斯拉人所作的诗篇写于主前 587 年被掳之前。《诗篇》126 篇与 137 篇是归回后的诗篇。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诗篇写于主前 500 年之后。

《诗篇》被收集并分为五卷:

- **第一卷** (《诗篇》1 – 41 篇) 可能由大卫编排。《诗篇》51 – 72 篇也可能包含在最早的诗篇集(主前 1020 – 975 年)。
- **第二卷** (《诗篇》42 – 72 篇) 包含亚萨与可拉子孙的诗篇 (《诗篇》42 - 50 篇)。
- **第三卷** (《诗篇》73 – 89 篇) 可能收集于约西亚王 (king Josiah) 的复兴运动期间 (主前 638 – 608 年), 或可能更早在希西家王 (king Hezekiah) 的改革时期 (主前 726 – 686 年)。
- **第四卷** (《诗篇》90 – 106 篇) 与 **第五卷** (《诗篇》107 – 150 篇) 是两个包含各类诗篇的合集, 成书年代不确定, 可能在出埃及到被掳之间的任何时期。
- **第五卷** (《诗篇》107 – 150 篇) 包含各类诗篇的合集, 成书年代不确定。没有历史暗示或情境超出主前 430 年以前的希伯来历史事件。

《箴言》共有 800 节经文, 分为八个部分:

- 《箴言》1:7 – 9:18 为所罗门自己的箴言
- 《箴言》10:1 – 22:16 为所罗门自己的箴言

- 《箴言》22:17 – 24:22 为智者的箴言，由所罗门收集（主前 931 年之前）
- 《箴言》24:23 – 34 为智者的箴言，由所罗门收集（主前 931 年之前）
- 《箴言》25 – 29 为希西家王所设立的委员会收集的箴言（主前 685 年之前）
- 《箴言》30 章的亚古珥（Agur），我们没有资料
- 《箴言》31 章的利慕伊勒（Lemuel），我们也没有资料
- 《箴言》31 章「才德的妇人」的作者，我们同样不详

《传道书》由所罗门在主前 971 年之前写成。

《雅歌》由所罗门在主前 971 年之前写成。

2. 希伯来诗歌：对上帝良善与恩典的回应

在巴比伦亚甲人（the Akkadians）以及埃及人所留下的诗歌（主前 2000 年左右），证明以色列的邻国很早就已写诗。在主前 1500 年的乌加列文（Ugaritic）（与希伯来文相近的迦南语言）中，也发现了诗歌。因此，以色列人不仅创作诗歌、祷告与歌曲并熟背，他们也在创作时就记录下来，并传递给后代。

希伯来诗歌是伴随弦乐器的歌曲，表达信徒对上帝良善与恩典的个人响应。弥赛亚诗篇更是上帝自己直接的启示（《诗篇》第 2 篇）。

3. 希伯来智慧文学：人应如何生活

闪族智慧文学最具特色的是，它提供了实际的原则与教导，告诉人该如何正确地生活，并能过最合宜的生活。这些原则是基于对人性、行为及其结果的敏锐观察，记录了如何在社会上生活、在商业，甚至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准则。它将道德建立在人类普遍共有的原则上。在最高层次上，希伯来智慧文学寻求发现上帝真理的本质，并掌握普遍的属灵原则。

希伯来智慧文学是实用性的，而不是理论性或哲学性的（箴 1:1-7）。智者是懂得如何把事做好的人（出 31:3-5）；他能在关键时刻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创 41:39）。「智慧」一词逐渐用来形容成功与上帝和人相处的艺术：无论是与富人或穷人、君王或奴仆、朋友或敌人、邻舍或异性相处。智者能在正确的时机说出正确的话（创 41:39；撒下 14 章；王上 3 章；箴 15:1, 18, 22, 23, 28）。

在古代希伯来社会中，似乎有一群杰出的智者，他们专注于观察人的性格，分析行为，研究其结果，并将道德建立在人类普遍的原则上。在最高层次上，智慧文学力求发现上帝真理的本质。智慧文学思考一切自

然与道德的现象与经验，以便更完整地理解生命的根源，以及支配生命的原则。万国的人都曾前来听上帝所赐给所罗门的智慧（王上 4:29-34）。

E. 先知书（主前 788 – 420 年）

1. 先知书

在希伯来圣经中，它们被称为「后先知书」（the Latter Prophets）。旧约中的先知书包括四位大先知与他们的五卷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包括《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与《但以理书》，以及十二小先知书。这些先知书的写作年代在主前 800 年至 420 年间，分布于主前 8 世纪、7 世纪、6 世纪与 5 世纪。

先知书的年代大致如下：

1. 《约珥书》（主前 800 年）
2. 《阿摩司书》（主前 788 – 737 年）
3. 《约拿书》（主前 783 – 743 年）
4. 《何西阿书》（主前 754 – 714 年）
5. 《弥迦书》（主前 737 – 714 年）
6. 《以赛亚书》（主前 740 – 680 年）
7. 《那鸿书》（主前 660 年）
8. 《西番雅书》（主前 639 – 630 年）
9. 《耶利米书》（主前 627 – 550 年）
10. 《耶利米哀歌》（主前 586 年）
11. 《哈巴谷书》（主前 608 – 605 年）
12. 《但以理书》（主前 604 – 537 年 / 另有 2 世纪说法）
13. 《以西结书》（主前 593 – 571 年）
14. 《俄巴底亚书》（主前 586 年之后）
15. 《哈该书》（主前 520 年）
16. 《撒迦利亚书》（主前 520 – 518 年）
17. 《玛拉基书》（主前 432 – 420 年）

2. 上帝借着先知说话

所有先知书都坚持：圣经中的上帝就是这些先知书的作者。先知书中超过 2700 次出现「耶和華的话临到我说」（耶 1:4）或「耶和華如此说」（耶 2:5）。这些语句表明先知是上帝所默示的代言人。上帝向先知启示祂自己、祂的话语与祂的旨意，并藉先知向祂的百姓说话。值得注意的是，新约称这位藉先知说话的上帝为「基督的灵」（彼前 1:10-11）或「圣灵」（彼后 1:20-21）。因此，真先知的上帝就是借着基督与圣灵启示自己的圣经中的上帝。

3. 上帝吩咐先知把祂的话记录下来

先知以赛亚曾两次被吩咐要把上帝的话写下来：第一次写在泥版上，好让人可以立即公开阅读；第二次写在用纸草或皮革制成的书卷上，好让后世也能阅读（赛 30:8）。如此，上帝的话被记录下来，成为历代的见证。

有时先知会使用文士来记录他所口述的话。例如，上帝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所说攻击以色列、犹大和列国的一切话，从约西亚年间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各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

于是耶利米呼叫尼利亚的儿子巴录（Baruch），耶利米将耶和華对他所说的一切话口述给巴录，巴录就写在书卷上（耶 36:1-4）。这样，上帝的话语便被记录下来，作为历世历代的见证。

《耶利米书》大概有数个版本，其中前三个在耶利米生前完成：

- 第一版被约雅敬王烧毁（耶 36:4）；
- 第二版重新写下（耶 36:32）；
- 第三版是较短的版本，章节顺序不同，在耶利米生前于埃及出版，这个版本保存在《七十士译本》（the Septuagint）中；
- 第四版也是最终版，是更完整的合集，可能由巴录整理，章节安排更有条理，并在耶利米死后出版。这个版本保存在《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中。

另外，但以理还曾以《耶利米书》的数卷书为根据，进行查考（但 9:2）。

4. 先知书被研究、引用，并存留下来，而假先知的预言却消失了

「后先知」（即被掳后的先知，主前 607 – 538 年）研究并引用「前先知」（即被掳前的先知）的书卷，指出早期先知的预言已经应验，是真实可信的（亚 7:7-10）。先知们彼此查考对方的书卷。例如，先知但以理研究了先知耶利米的书（但 9:2）。

先知们把彼此的预言当作是出于上帝、受圣灵默示的话（亚 7:12），并在各自的书卷中引用。例如，《以赛亚书》2:2-4 与《弥迦书》4:1-3 的内容完全相同。由于他们是同时代的人，我们无法确定是谁引用了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先知们公开指出以色列百姓与假先知的罪恶与悖逆（耶 23:9-32），但以色列人却没有、也无法毁灭这些包含指责他们的预言的书卷！相反地，假先知的预言早已失落，而上帝却以主权保守，使真先知的预言被保存下来，成为历世历代的产业。

第二部分：旧约手抄本的传抄与翻译，以及正典

F. 旧约手抄本的传抄

1. 希伯来旧约的手抄本

上帝最初的启示如何能够准确地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呢？

旧约圣经的原始书卷几乎全都用希伯来文写成。一份以希伯来文手抄的文件称为「希伯来手抄本」。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希伯来文本称为「马所拉文本」（the Masoretic Text），因为它来自马所拉学者（Masoretes）的传统，并且经过超过 2000 年的手抄传递而保存下来。旧约最早的书卷《约伯记》大约写于主前 1900 年，而最后完成的书卷（《但以理书》7 - 12 章）大约在主前 150 年完成。

在古代，还没有印刷术，每一本书卷最初都是用手抄写成，然后会抄制若干份副本，分送到其他城市的会堂。这些是「第一代手抄本」。经过多年使用后，这些第一代手抄本会逐渐破损、老旧，不能再使用。因此就从这些第一代抄本再制作出「第二代手抄本」。然而，经过多年之后，第二代手抄本同样会过于残旧不能使用，于是人们又会抄写「第三代手抄本」，依此类推。

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拥有任何无误的旧约原始手稿，但我们却发现了许多世代相传的副本！有些最早保存下来的希伯来手抄本，距离原稿的写作年代相差甚至达一千年以上！

2. 基督时代以前的旧约手抄本

基督时代以前最重要的旧约手抄本，就是**死海古卷**的一部分。1947 年，人们在巴勒斯坦昆兰（Qumran）干燥的旷野洞穴中，发现了数千片藏于瓦罐中的希伯来手抄本残片，这些残卷大约在主后 68 年（耶路撒冷被毁前不久）被隐藏起来。约四万片残片经过仔细拼凑，形成约 500 卷手抄本，年代介于主前 200 年至主后 68 年。

其中最重要的两卷，是《以赛亚书》的希伯来手抄本：

第一卷，称为「死海古卷的以赛亚书」（Dead Sea Scroll of Isaiah），是一份完整的《以赛亚书》，年代约主前 125 年。它属于与马所拉文本同一抄本文本系统，比我们此前所拥有最古老的希伯来手抄本（主后 850 年）还早约 1000 年。

第二卷，称为「希伯来大学的以赛亚书卷」（Hebrew University Scroll of Isaiah），包含《以赛亚书》41 – 66 章的大部分，年代约主前 50 年，其文本与马所拉文本更为接近。昆兰的发现显示，我们的标准希伯来圣经文本（Kittel 编纂的《Biblia Hebraica》）在本质上完全可靠且具权威性。

当我们将今日的马所拉文本与这两卷《以赛亚书》对比时，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旧约手抄本在历世历代的传抄过程中，极为准确。

3. 希伯来旧约手抄本的谨慎传抄

为了确保圣经原稿能够被忠实地抄写与传递，使我们今天仍能确信上帝的话语，有三类人群在几个世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抄写员（Sopherim）、塔木德学者（Talmudists）和 马所拉学者（Masoretes）**。

(1) 抄写员 Sopherim（标准化希伯来子音文本的人，主前 457 年至主后 200 年）

抄写员是一个由文士与律法教师组成的群体，其起源可追溯至文士以斯拉。在《以斯拉记》7:6, 10 中记载：「以斯拉通达耶和摩西所赐的律法……立定心意考究遵行耶和摩西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在《尼希米记》8:13 中，记载以色列各家族的首领、祭司和利未人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专心听律法的话。抄写员大约从主前 457 年至主后 200 年间活跃，超过 600 年之久，他们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官方圣经出版学会」。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将希伯来圣经的「纯正子音文本」标准化。

第一次旧约希伯来圣经的批判版本（在主前 174 年之前）。昆兰的发现（两卷《以赛亚书》）显示，在马加比（Maccabees）时期以前（主前 174 年以前），就有一次对希伯来圣经的重要重刊。当时有一个官方监督的标准化委员会，他们查阅、比较并审核所有现存的旧约希伯来手抄本（包括圣殿档案中的官方副本），并制作出一个「标准文本」。这与后来西棠-霍特（Westcott-Hort）或耐斯勒-艾兰（Nestle-Aland）为新约希腊文本所做的标准化工作类似。

第二次旧约希伯来圣经的批判版本（约主前 100 年）

抄写员确保每一份新的旧约手抄本，都与这份标准文本一致。他们会*计算旧约每一卷书中的所有经节、字数、甚至所有字母（子音）的数目，并把这些数字记录在该书卷的结尾！*借着这种巧妙的方法，人们就能判断自己眼前的抄本是否为一份完美的副本。*希伯来子音文本在约主前 100 年已经被完全标准化了！*

(2) 塔木德学者 (传承希伯来文本诠释的人, 主前 100 年 - 主后 500 年)

塔木德学者是那些犹太人, 他们最初以口传方式, 后来以书面方式, 保存了大量有关律法与旧约其他书卷的传统诠释。塔木德学者的活动时期介于主前 100 年至主后 500 年 (约 600 年), 他们是旧约书卷诠释的传递者。

他们的作品包含对旧约的诠释, 以及民间传说的润饰、逸事 (历史事件) 和各类不同的讲道。许多材料涉及实际或法律问题, 或仪式细节的繁琐规定。这庞大的传统被保存于三个重要的文献中: **《米大示》 (the Midrash)**、**《塔木德》 (the Talmud)** 和 **《多西夫他》 (the Tosefta)**。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其中包含大量旧约的引文, 这些引文帮助我们确认今日所拥有的希伯来文本极其准确。漫长世代的手抄传递并未改变希伯来经文!

《米大示》 (the Midrash) (意为「研读」或「诠释」, 来自希伯来字 *darash*, 意为「寻求、研究」) (主后 100 – 300 年)。这是对旧约的教义性与讲道性阐释, 特别是对摩西五经的注释。它包含两部分:

* **《哈拉卡》 (the Halakah)** (意为「方法」或「规范」): 专注于摩西五经的解释。

* **《哈加达》 (the Hagada)** (意为「解释」): 针对整本旧约的批注, 并包含箴言、比喻与故事。这里保存了最早的会堂讲道, 并因大量引用旧约经文而重要, 有时其形式略异于马所拉文本。

《多西夫他》 (the Tosefta) (意为「补编」): 收录了坦那音 (Tannaim, 教师) 的教导与传统, 与《米示拿》密切相关。

《塔木德》 (the Talmud) (意为「教导」): 于主后 100 – 500 年间成形, 由两部分构成:

* **《米示拿》 (the Mishnah)** (意为「重述」): 收录所有口传律法, 据称由摩西传给 70 位长老, 包含对旧约的传统与诠释。它分为六「序」 (Sedarim, 意为「次序」): 农业、妇女、民法、刑法、献祭或圣物、不洁之物。

* **《革马拉》 (the Gemara)** (意为「完成」): 用亚兰文写成, 作为《米示拿》的补充或扩展批注。有两个版本:

- 巴勒斯坦革马拉 (约主后 200 年), 篇幅较小。

- 巴比伦革马拉 (约主后 500 年), 篇幅更大。

(3) 马所拉学者 (标准化希伯来元音文本的人, 主后 500 - 950 年)

马所拉学者是最终确立旧约希伯来文本形态的专家, 他们的活动时期约为主后 500 年至 950 年。旧约原始书卷几乎全用希伯来文写成, 而希伯来字母表原本只有 22 个子音字母, 没有元音。元音在阅读时是由人心中补出的。直到主后 500 年以后, 才在子音上加上元音符号 (点), 以标示正确的发音。

第三次旧约希伯来文本的批判版本 (约主后 500 年)

马所拉学者 (the Masoretes) 从抄写员 (Sopherim) 那里所传承的希伯来文子音文本中, 加入了以点的形式元音符号。这些以点的形式符号给予每个希伯来字确切的发音与语法形式。马所拉学者致力于精确保存旧约的希伯来经文。他们对保存正确的希伯来文本的投入与勤奋, 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对古代世俗或宗教文献的保存努力! 他们在任务上极为谨慎, 甚至连最显而易见的错误, 都不敢在子音文本中修正。他们将古代的希伯来文本原原本本地传递给我们!

结论

抄写员、塔木德学者与马所拉学者透过计算每一卷书的经节、字数与字母数量, 并拒绝对文本作任何改动, 确保了圣经书卷标准文本的忠实抄写与传递。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希伯来文圣经, 基本上等同于在耶稣基督与使徒时代之前一世纪, 已被认可为权威的「第二次批判文本」。

昆兰的发现显示, 这「第二次批判文本」是根据更早的「第一次批判文本」而来, 后者是根据过去几世纪中最可靠的旧约手抄本, 比对、审核而编定的。

这「第三次批判文本」, 即加上元音符号的希伯来子音文本使我们非常接近原始手稿, 并为我们提供了上帝启示的可靠记录。

4. 作为基特尔希伯来圣经 (Kittel' s Hebrew Bible) 基础的旧约希伯来手抄本

我们今天所拥有最重要的旧约希伯来手抄本如下:

- **东方抄本 (The Codex Orientalis 4445)** 藏于大英博物馆: 手抄于主后 850 年, 包含摩西五经。
- **开罗抄本 (The Codex Cairensis)** 手抄于主后 895 年, 包含历史书与先知书。
- **阿勒颇抄本 (The Aleppo Codex)** 手抄于主后 900 年, 被阿勒颇 (Aleppo) 的塞法迪 (Sephardic) 犹太人保存, 不公开出版。
- **撒玛利亚五经纳布卢斯 (The Samaritan Pentateuch Nablus)** 是最古老的撒玛利亚五经, 不公开出版。
- **列宁格勒抄本 (The Leningrad Manuscript)** 手抄于主后 916 年, 包含先知书。

- **列宁格勒手抄本 B-19A (The Leningrad MS B-19A)**，或 **巴比伦彼得堡抄本 (Codex Babylonicus Petropolitanus)** 手抄于主后 1010 年，包含整本旧约。

最后这部抄本，成为旧约希伯来马所拉文本 (*the Masoretic Text of the Hebrew Old Testament*) 的基础，并被收录于基特尔的《希伯来圣经》(自第三版起)。全世界所有其他语言的旧约译本，都是根据这份抄本而来！

最终结论

由于历代传抄旧约希伯来圣经书卷的人的忠心，我们今天得以拥有最准确的希伯来旧约！

G. 希伯来旧约最早期的翻译

为什么旧约圣经书卷的最早期翻译那么重要？

1. 希伯来旧约的亚兰文翻译 (亚兰文塔古姆, the Aramaic Targums)

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 (主前 586 - 538 年) 期间，波斯帝国的国际语言亚兰文，取代了犹太被掳民的希伯来语。在会堂聚会中，诵读希伯来圣经时，必要同时以亚兰文翻译。但翻译者常常 (特别是在先知书中) 以意译的方式来解释信息。这种做法在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之后仍然延续下去。

在被掳巴比伦时期 (主前 586 - 538 年)，尤其是在犹太人被驱逐出巴勒斯坦之后 (主后 138 年)，这些口头的解释被写下来，称为 **塔古姆 (Targums, 「解释」)**。这些翻译很重要，因为它们于基督降生前五百多年完成！它们帮助我们看见，这些亚兰文翻译所根据的希伯来原文是非常准确的。

最著名的塔古姆有：

1. **翁克罗斯塔古姆 (Targum of Onkelos)**：由巴比伦犹太学者圈子于主后三世纪编成，针对《妥拉》(摩西五经) 的翻译。
2. **约拿单·本·乌西耳塔古姆 (Targum of Jonathan ben Uzziel)**：较自由的意译，针对先知书 (《约书亚记》到《列王纪》、《以赛亚书》到《玛拉基书》)，由巴比伦犹太人圈子于主后四世纪编成。

2. 希伯来旧约的希腊文翻译 (七十士译本, The Septuagint)

(1) 七十士译本：来自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翻译

约在主前 285 年，埃及王下令将旧约翻译成希腊文，并在主前 150 年左右完成。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从亚历山大的皇家图书馆得到抄本。这个翻译是为了方便住在埃及、不懂希伯来语的犹太人使用的。

「Septuagint」一词的意思是「七十」（缩写 LXX），因为大约有 70 位译者参与翻译，他们所依据的希伯来文本与后来的马所拉文本并不完全相同。

- **律法书（摩西五经）** 翻译得最准确，因为它们在埃及犹太会堂的敬拜中，必须充当塔古姆的角色（即解释用）。
- **前先知书（历史书）和《诗篇》** 的翻译也相当忠实于希伯来文本。
- **后先知书（先知书）和其他圣卷** 则显出较多意译和自由发挥的倾向。

研究七十士译本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意译的倾向与实际错误。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耶稣·本·西拉（Jesus the son of Sirach，约主前 130 年）在其祖父所写的一卷书序言中提到七十士译本时说：「相同的事物，用希伯来文表达与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效力并不相同。不仅如此，即便是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在七十士译本中）与希伯来原文相比，也有不少差异。」

然而，七十士译本中那些与犹太文本不同的地方，往往与撒玛利亚文本一致；整体而言，七十士译本与希伯来文本的相符程度远高于与撒玛利亚文本的相符程度。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却将七十士译本视为最高权威，因此它广泛地流传于说希腊语的罗马帝国东部。

尤其是七十士译本（希腊文本）在早期常被用作翻译其他语言的基础。

七十士译本加入了所谓的 **次经书卷**（apocryphal books），以及《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的一些附加内容。

七十士译本的原稿当然已经不存在，但我们今天仍拥有一些残片：

- **约翰·瑞兰纸草文献（The John Rylands Papyrus 458）**（主前 150 年）
- **切斯特比替纸草文献（The Chester Beatty Papyrus）**，出自埃及的**奥克绪林库斯（Oxyrynchus）**（主前 150 年）
- **昆兰七十士译本文献（The Qumran Septuagint，主前 100 年）**
- **弗里尔希腊文抄本 V（The Freer Greek manuscript V）** 主后 3 世纪，包含除何西阿书以外的所有小先知书
- **梵蒂冈抄本（The Codex Vaticanus (B)）** 主后 325 – 350 年，包含大部分旧约希腊文本
- **西奈抄本（The Codex Sinaiticus (Aleph)）** 主后 375 – 400 年，包含部分旧约希腊文本
- **亚历山大抄本（The Codex Alexandrinus (A)）** 主后 325 – 250 年，包含部分旧约希腊文本

七十士译本与马所拉文本之间的差异（有些相当大）可能源于不同家族的希伯来底本文本，但我们仍必须考虑到意译与实际错误的可能性。

在耶稣和使徒时代，希腊语是罗马帝国东部最重要的语言。在新约书卷中，耶稣与使徒引用过希伯来旧约，也引用过希腊旧约。

(2) 其他三种希腊译本

由于七十士译本中加入了次经，以及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争辩，人们需要更精确的希腊译本。三种译本特别重要：

- **亚居拉译本 (The translation of Aquila)**：一位来自本都 (Pontus, 今土耳其北部) 的犹太改宗者于主后 126 年完成。他的译本旨在反驳基督徒惯常用七十士译本引用关于耶稣基督的经文。这样的翻译过于字面，导致语义被牺牲了。
- **西玛克译本 (The translation of Symmachus)**：一位依便派信徒 (Ebionite, 疑似基督徒) 于主后二世纪完成，希腊文纯正优美。
- **提阿多田译本 (The translation of Theodotion)**：也是依便派信徒，于主后二世纪译成。由于他对希伯来文了解有限，他的译本主要依据七十士译本修订。

七十士译本的权威与启示性并非所有基督徒都接受。《但以理书》的七十士译本逐渐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提阿多田的译本。

(3) 六栏本 (The Hexapla)

教父奥利金 (Origin, 185 – 254 年) 在亚历山大 (Alexandria) 与西泽利亚 (Caesarea) 工作，他以《六栏本》修订七十士译本。此书分为六栏：希伯来文本、以希伯来语转写的希腊字母、亚居拉译本、西玛克译本、七十士译本、提阿多田译本。《六栏本》最为人所知的是其后有一种叙利亚文翻译版本。

(4) 叙利亚与埃及的七十士译本批判本

主后四世纪，为修订七十士译本，有两个重要的版本：

- **路西安修订本 (The recension of Lucian)**：作者是叙利亚安提阿的一位长老
- **赫西修修订本 (The recension of Hesychius)**：作者是埃及的一位主教

这两个修订版本在东方正教会中被广泛使用。

3. 希伯来旧约的其他翻译

旧约也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 **拉丁文 (Latin)**：西罗马帝国的语言
- **叙利亚文 (Syrian)**：东罗马帝国的重要语言

- **科普特文 (Coptic)**：埃及的语言

H. 旧约正典或受启示并具权威书卷的名单

1. 真正属于旧约的书卷

为什么旧约有这 39 卷书？

旧约之所以有这 39 卷书，是因为这些书卷宣称具有神圣的启示与神圣的权威。

- 是上帝亲自施行了这些作为，说出了这些话语，并且吩咐作者将这些作为和话语记录在书卷中。
- 圣经的作者也承认旧约书卷的真正作者就是上帝自己，因为他们一再使用「耶和华如此说」或「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样的语句。
- 圣经中的历史书显示，旧约的书卷一经发表，就立刻被忠实的信徒承认并接受。

那些被认为真正属于旧约的书卷被称为「**正典书卷**」(canonical books)。「正典」(canon) 这个字原意是一根直的芦苇或用来测量的尺子。应用于文学时，「正典」指的是符合神圣启示与神圣权威标准的书卷名单。

几世纪以来的犹太人、使徒、早期的基督教会，以及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会，都一致承认旧约的这 39 卷书是受神启示并具权威的，能指引人应该信什么、应该如何生活。

2. 旧约书卷的划分

这 39 卷书被划分为三大部分：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

(1) 希伯来马所拉文本 (The Hebrew Masoretic Textis)

希伯来马所拉文本分为三大部分：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

早在主前 130 年，次经《西拉智训》(the Wisdom of Sirach) 的序言中，就已经提到旧约书卷的三大主要分区：「律法书、先知书，以及其他跟随先知脚踪而作的人所写的书卷」。

大约在主前 130 年，次经《马加比一书》(1 Maccabees) 引用了《诗篇》，并描述了《但以理书》中的两个场景。显然作者把这些都视为正典。

新约通常将希伯来圣经称为「律法和先知」(太 5:17; 7:12; 22:40)。在某处甚至把《诗篇》的一段(诗 82 篇)称为「你们的律法上所记的」(约 10:34)。大约在主后 30 年，耶稣说过：「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必须应验。」(路 24 章)可见耶稣也知道旧约被分为三大部分。除了《诗篇》之外，新约还引用「圣卷」中的其他书作为神的话语：《但以理书》9:27, 11:31,

12:11 被《马太福音》24:15 引用。《箴言》3:11-12 被《希伯来书》12:5-6 引用。而《耶利米哀歌》2:1 在《马太福音》5:35 中被提及。

大约在主后 90 年，著名的犹太作家约瑟夫 (Flavius Josephus) 在《驳阿皮亚安篇》(Contra Apionem) 1:8 中谈到「正典」，即旧约书卷的固定名单，被视为受到启发和具有权威性的。他说：「我们没有成千上万彼此矛盾的书卷，而是只有 22 卷，记录了所有的历史，人们正确地相信这些是神圣的。」他提到：律法书由摩西的 5 卷书组成；先知书由 13 卷组成；剩下的 4 卷是赞美诗与教导人如何生活的智慧书。他又说，先知的传承在亚达薛西王时 (king Arthaxerxes, 他死于主前 424 年) 就停止了 (参太 11:13; 路 16:16)，自那时起「没有人敢在这些书卷上加添任何东西、或删减任何东西、或改变其中任何内容」！他虽然提到过次经的材料，但很明显他仅仅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来源，而不是神所默示的书卷。

约瑟夫的结论是：

- 旧约的 **22 卷正典书卷** 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 **39 卷旧约书卷**！在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将若干书卷合并为一本：如《士师记》与《路得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耶利米书》与《哀歌》、以及十二小先知书，各自算作一本。这样，39 卷就归为 22 卷。
- 在先知玛拉基 (主前 432 - 420 年) 之后，就不再有正典书卷被写成。
- 约瑟夫的分类显示，《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但以理书》、《雅歌》被放在希伯来正典的「圣卷」部分，是在第一世纪以后的事。因此，根据《但以理书》被编入「圣卷」来否定其真实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见，早在新约时期之前几百年，旧约的 39 卷书卷就已经被牢固地确立为唯一受神启示并具权威的旧约书卷！

律法书的一份权威抄本被放在约柜旁边 (申 31:26)。先知与摩西同属先知的职分 (申 18:14-22)。他们领受神直接的启示、宣告并记录下来，并且从神的角度撰写以色列的历史。不属于前两类的受启示书卷，被归入「圣卷」(the Writings)。

后来，拉比们将希伯来马所拉文本 (即今日的希伯来圣经) 分为如下：

- **律法书 (Torah)**：《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5 卷)
- **先知书 (Nebi' im)**：
 - *前先知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4 卷)
 - *后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十二小先知书 (4 卷)
- **圣卷 (Ketubim)**：
 - *诗歌与智慧书*：《诗篇》、《箴言》、《约伯记》(3 卷)

- **五卷书 (Megilot)**：《雅歌》、《路得记》、《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5卷, 有时合并算3卷)
- **历史书**：《但以理书》、《以斯拉记》 - 《尼希米记》、《历代志上下》(3卷)

合计为 24 卷, 有时归为 22 卷。

书卷拆分的原因：

《路得记》与《士师记》分开, 和《哀歌》与《耶利米书》分开, 是因为后来它们在犹太宗教年历中有特定的使用：

- 《雅歌》是在逾越节 (第 1 月) 诵读
- 《路得记》是在五旬节 (第 3 月) 诵读
- 《哀歌》是在第 5 月诵读
- 《传道书》是在住棚节 (第 7 月) 诵读
- 《以斯帖记》是在普珥节 (第 12 月) 诵读

但以理书 被归入「圣卷」, 因为他被视为一名官员, 而不是先知。虽然他有先知的恩赐, 但他并未受膏作先知。以斯拉是文士, 尼希米是省长, 因此也不被算为先知。

因此, **希伯来马所拉文本总共有 22 卷书, 在现代圣经中排列为 39 卷。**

在主后 170 年, 撒狄的主教米利都 (Milito of Sardis) 到东方调查旧约书卷的数目与次序。他列出了所有圣经书卷, 除了《哀歌》(已归在《耶利米书》之下) 和《尼希米记》(已归在《以斯拉记》之下)。他仅仅因不明原因没有提到《以斯帖记》。但他并没有列入任何一本次经书。

基督教的护教者们在与犹太人的辩论中, 也引用旧约, 并使用犹太人的书卷划分。例如：

- 特土良 (Tertullian, 主后 160 – 250 年) 提到过 24 卷正典书卷;
- 奥利金 (Origen, 主后 185 – 254 年)、亚他那修 (Athanasius, 主后 365 年)、耶柔米 (Jerome, 主后 340 – 420 年) 则提到过 22 卷正典书卷。

(2) 希腊文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

希腊文七十士译本的书卷顺序与希伯来马所拉文本不同, 采取的是较为主题化的排列方式。七十士译本还加入了几卷次经书。

- **律法书 (Law)**：《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 **历史书 (History)** : 《乔舒亚记》、《士师记》、《路得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后四卷通常称为第一至第四王国)、《历代志上下》、《以斯拉上卷 (次经)》、《以斯拉》下卷 (= 以斯拉)、《尼希米记》、《多比书 (次经)》、《以斯帖记》(包含次经附加)
- **诗歌 (Poetry)** : 《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所罗门智训 (次经)》、《西拉智训 (次经)》
- **先知书 (Prophecy)** :
 - **小先知书**: 《何西阿书》、《阿摩司书》、《弥迦书》、《约珥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
 - **大先知书**: 《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巴路克书 (次经)》、《哀歌》、《耶利米书信 (次经)》、《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包含三卷次经: 苏珊娜、伯乐与龙、三童歌)
- **补充书卷 (Supplement)** : 历史书: 马加比一、二书 (次经)

(3) 拉丁文武加大译本 (The Latin Vulgate translation)

拉丁文武加大译本大致遵循希腊七十士译本的顺序, 但有部分例外。《以斯帖记》有较多附加内容。

(4) 现代圣经翻译

现代圣经翻译通常依循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的顺序, 但不包括次经附加部分; 在内容上, 则以希伯来马所拉文本为准。

3. 被质疑的旧约书卷 (所谓「Antilegomena」)

犹太人对旧约正典的争议

米示拿 (Mishnah, 主后 100 – 200 年) 记载, 在第二世纪某些犹太圈子中, 对《雅歌》、《传道书》和《以斯帖记》的正典性存在争议。有人对《箴言》也有所疑虑。盖马拉 (Gemara, 主后 300 年以前) 提到过关于《以西结书》权威性的讨论。沙买 (Shammai) 的门徒质疑《传道书》为正典, 而希勒尔 (Hillel) 的门徒则坚定支持。《雅姆尼亚会议》(Jamnia, 主后 90 年) 的学术讨论最终维护了《传道书》和《雅歌》作为神圣权威书卷的地位。

犹太人对部分旧约书卷的指控

- **《传道书》 (Ecclesiastes)** : 被指责带有悲观主义、伊壁鸠鲁 (Epicureanism) 思想及否认来世。然而, 该书旨在显示若无视神, 人类世界观将毫无意义; 作者进一步指出, 唯有以神为最高价值、并在神的事工中生活, 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 《雅歌》 (Song of Songs) : 被指描写过于感官和大胆的爱情画面, 接近色情。然而, 希勒尔 (Hillel) 及后来的基督徒采取寓意解释, 认为此书象征神与人之间的爱。
- 《以斯帖记》 (Esther) : 被指责为没有提及神。然而, 书中透过历史事件展现了神的保护, 使犹太民族脱离生存危机, 弥补了此缺憾。
- 《以西结书》 (Ezekiel) : 被指与摩西会幕和所罗门圣殿的细节不符。然而, 犹太人认为该书描述的可能不是所罗巴伯 (Zerubbabel) 的第二座圣殿, 而是描写未来的圣殿, 将来先知伊莱贾再临时会解释这些差异。
- 《箴言》 (Proverbs) : 指其教训似有矛盾, 如《箴言》 26:4-5。

这些小争议不应被解读为延迟这些书卷成为正典的理由, 就像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对《雅各书》和《以斯帖记》的质疑, 并未阻止其被正式收录于圣经正典。

4. 不属于旧约正典的书卷: 「次经 (Apocrypha) 」

「次经书」意指「真伪可疑的书卷」。次经书 不能 为「次正典书 (deuterocanonical) 」², 不能被视为圣经正典的一部分!

支持将次经纳入正典的论点

论点一: 旧约早期版本 (翻译) 包含次经

这只是部分正确! 最早包含次经的翻译是希腊七十士译本 (the Greek Septuagint, 埃及完成)。后来基于七十士译本的翻译 (如: 拉丁伊塔拉本, the Latin Itala; 科普特文, the Coptic; 埃塞俄比亚文; 叙利亚文, Ethiopic and Syrian versions) 也包含次经。然而, 阿拉姆文塔古姆 (the Aramaic Targums) 并未承认次经; 最早的叙利亚文佩西塔 (The Syriac Peshitta) 也未包含次经。拉丁文武加大 (Latin Vulgata) 译者耶柔米 (Jerome) 也不认为次经与正典书卷具有同等权威。

即使在七十士译本中, 次经的地位也不稳定:

- **梵蒂冈抄本 (The Codex Vaticanus, B)** : 缺 马加比书 1 & 2 (罗马天主教视为正典), 但包含 以斯拉 1 (罗马天主教视为非正典)
- **西奈抄本 (The Codex Sinaiticus, Aleph)** : 缺 巴路克书 (Baruch, 罗马天主教视为正典), 但包含 马加比书 4 (罗马天主教视为非正典)
- **亚历山大抄本 (The Codex Alexandrinus, A)** : 包含 以斯拉 1 及 马加比书 3、4 (罗马天主教视为非正典)

因此, 三部最古老的《七十士译本》手稿 (皆为大写字母) 对于哪些书籍构成了《次经》的名单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罗马天主教会接受的 14 卷次经并不符合公元 4 至 6 世纪伟大的古抄本的证据!

² 就像在荷兰的 NBV 中, 这是一个合并的翻译, 包括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

论点二：所谓的亚历山大正典（Alexandrian Canon, 埃及）包含次经

即使在亚历山大犹太人中，也不能确定七十士译本中的所有次经都被视为正典。亚历山大（Philo of Alexandria, 主前 20 – 主后 40 年）经常引用正典书卷，但从未引用过任何次经书卷。第二世纪的亚历山大犹太人，即使采用亚基拉（Aquila, 主后 130 年）的希腊译本，也不包含次经。

更合理的推论，如耶柔米（Jerome）所言：亚历山大犹太人选择在其版本的旧约（七十士译本）中，既包含他们认可为正典的书卷，也包括那些被视为“教会用书”的书卷，即有益且有教育价值，但非无误的书卷。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在巴勒斯坦心脏地带昆兰（Qumran）发现的至少两卷次经书（西拉智训，Ecclesiasticus 与 多比书，Tobith）的支持，那里原应以巴勒斯坦正典为权威。

论点三：新约经常使用七十士译本引用的旧约

有人认为，既然七十士译本包含次经，这意味着使徒们必须承认整个七十士译本的权威。

确实，新约偶尔也会引用巴勒斯坦正典之外的书卷，但唯一存留的次经引用是《犹大书》14 - 16 中引用的《以诺一书》1:9，且仅以埃塞俄比亚文保存。

新约中也引用过异教希腊作者，如：

- 《使徒行传》17:28，保罗引用阿拉图斯（Aratus）的《现象》（the Phaenomena，第 5 行）
- 《哥林多前书》15:33，引用米南德（Menander）的喜剧《泰》（Thai）

显然，这类引用并不能证明阿拉图斯或米南德的书卷具有正典性。

相反，新约的证据对罗马天主教次经的正典性持否定态度。新约作者引用了 39 卷旧约书中的 35 卷，但未引用过《路得记》、《以斯拉记》、《传道书》及《雅歌》（《罗马书》8:20 或可反映《传道书》1:2 的虚空意义）。虽然单一引用并不一定能建立正典性，但很难想象新约作者会认为罗马天主教的 14 卷次经具有正典性，却从未引用或暗示过其中任何一卷。

论点四：教父引用次经

虽然一些早期基督徒作家（克莱门一书，1 Clement；巴拿巴书信，Epistle of Barnabas；和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似乎接受次经，但其他人（亚他那修，Athanasius）明确反对次经。

此论点具有假设性，例如《犹大书》14-15 引用《以诺书》是因为该句在那处是真理，但并不表示整卷《以诺书》为正典。

奥古斯丁 (Augustine) 态度不甚严谨，甚至矛盾：一方面，他在迦太基会议 (the Council of Carthage, 主后 397 年) 支持将次经纳入正典。另一方面，当有人援引《马加比二书》 (2 Maccabees) 的一段支持其论点时，他反驳说，如果必须诉诸不属于犹太人公认书卷的书，论点必然薄弱。

亚他那修 (Athanasius, 主后 276 – 373 年, 亚历山大主教 328 年) 在第 39 封信中清楚说明「各书卷及其数量」，列出了与马所拉文本相同的书卷，顺序与新教圣经大致相同，并明言「额外书卷 (次经) 不包含于正典，只是供诵读」。

东方正教会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在第二次特鲁兰公会 (Council of Trullan, 主后 692 年) 接受次经，但许多东方基督徒对部分次经仍心存疑虑。耶路撒冷希腊正教会于 1672 年将次经数量缩减至四卷：智慧书 (Wisdom)、传道书 (Ecclesiastes)、多比书 (Tobith) 和犹滴书 (Judith)。

14 卷³ 罗马天主教次经

1. **以斯拉上卷 (1 Esdras, 150 B.C.)** – 被掳后重建巴比伦
2. **以斯拉下卷 (2 Esdras, 100 A.D.)** – 七个启示异象
3. **多比书 (Tobith, 2 世纪 B.C.)** – 法利赛小说
4. **犹滴书 (Judith, 2 世纪 B.C.)** – 法利赛小说
5. **以斯帖附加篇 (Additions to Esther, 100 B.C.)** – 亚达薛西的信件及祈祷
6. **所罗门智慧书 (Wisdom of Solomon, 40 A.D.)** – 教导犹太人避免怀疑、物质主义及偶像崇拜
7. **西拉智训 / 耶稣·本·西拉的智慧书 (Wisdom of Jesus Sirach / Ecclesiasticus, 180 B.C.)** – 箴言集
8. **巴路克书 (Baruch, 100 A.D.)** – 解释耶路撒冷于 70 年被毁，包括「耶利米书信」
9. **苏珊娜的历史 (History of Susanna, 但以理书 13 章, 1 世纪 B.C.)**
10. **伯乐与龙 (Bel and the Dragon, 但以理书 14 章, 1 世纪 B.C.)** – 传说
11. **三童歌 (Song of Three Hebrew Children, 加于七十士译本及武加大译本的但以理书 3:22 后)**
12. **玛拿西祈祷 (Prayer of Manasseh, 2 世纪 B.C.)** – 解释《历代志下》33:19

³ 在荷兰的 NBV 中，1 以斯拉、2 以斯拉以及对以斯帖的补充被归类在「以斯帖 (希腊文)」下。苏珊娜、巴尔和龙，以及三位希伯来童子则被归类在「对但以理的补充」下。耶利米书信被归类在「巴录」下。

13. **马加比一书 (1 Maccabees, 1 世纪 B.C.)** – 马加比三兄弟犹大、乔纳单、西门反希腊统治的历史 (175 – 134 B.C.)

14. **马加比二书 (2 Maccabees, 1 世纪 B.C.)** – 只讲述犹大·马加比的历史

其他次经书：耶利米书信 (the Epistle of Jeremiah)、马加比三书 (3 Maccabees)、马加比四书 (4 Maccabees)。

次经未入正典的历史总结

- 亚历山大哲学家菲洛 (Philo, 20 B.C. – 40 A.D.) 引用旧约，但从未引用次经！
- 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 (Flavius Josephus, 37 – 95 A.D.) 指出正典为 22 卷，自 425 B.C. 以后无增删，他把所有次经排除在正典外！
- 耶稣基督 (30 A.D.) 及使徒 (43 – 97 A.D.) 引用旧约大部分的 39 卷，但从未引用次经！
- 雅姆尼亚学者 (Jamnia, 90 A.D.) 拒绝了次经。
- 前四世纪的基督教会议未认可次经有启示性。
- 许多教父都拒绝次经，如奥利根 (Origenes, 185 – 254 A.D.)、亚他那修 (Athanasius, 276 – 373 A.D.) 和西里尔 (Cyrillus, 315 – 386 A.D.)。
- 耶柔米 (Jerome, 340 – 420 A.D.) 翻译七十士译本为拉丁文武加大译本，虽然包含有次经，但拒绝把次经成为正典。
- 宗教改革期间，许多罗马天主教学者及宗教改革领袖都拒绝次经。
- 所有宗教改革的领袖都拒绝了次经。

罗马天主教将次经纳入正典的历史概述

382 年，教皇达玛修斯 (Pope Damasus) 委任耶柔米 (Jerome) 修订伊塔拉译本 (the Itala, 一份于 200 A.D. 完成的拉丁文七十士译本)，以七十士译本为参考。然而，耶柔米精通希伯来文，并翻译了包括次经的旧约 (参照希伯来马所拉文本及希腊七十士译本)。他的译本 (武加大译本, the Vulgata) 或多或少被官方接受，成为西方教会的新权乌伊拉丁圣经。

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武加大译本以平行栏与伊塔拉译本同时出版，但也受到伊塔拉译本的部分影响而出现错误。

直到许多罗马天主教学者就武加大译本中次经的收录进行辩论后，次经才在特伦特大公会议 (Council of Trent, 1546 年) 正式被罗马天主教会接受，纳入正典，这次会议专门召开以对抗宗教改革。

特伦特会议 (The Council of Trent) 还设立委员会制作经删节的武加大译本, 间接促成了 1590 年出版的西斯廷版 (the Sixtine Edition of the Vulgate), 1592 年又修订为克莱门汀版 (the Clementine Edition of the Vulgate), 两版均包含次经。

最终, 在 1672 年, 耶路撒冷希腊正教会把次经数量缩减至四卷: 智慧书、传道书、多比书、犹滴书。

对次经的评估

耶稣基督和使徒引用了几乎每一卷旧约 39 卷, 但从未引用过次经。因此, 我们必须得出结论: 罗马天主教圣经中的次经 **不属于原始圣经, 不是受神启示, 也不具有教义或基督徒生活的权威性。**

5. 旧约希伯来正典形成概述

圣经作者明确指出, 圣经各卷自创作之时即具正典地位, 原因有二:

1. 书卷声称具神圣权威: 「主如此说」。
2. 书卷一经公布, 即受到虔诚信徒的立即承认和接受。

律法书 (Torah) 的权威副本于摩西去世前不久完成 (约公元前 1407 年)。

先知书 (Prophets) 于约公元前 400 年完成正典化, 其准则是作者必须属于先知秩序 (《申命记》18:14-22)。先知或直接从神领受启示 (先知书), 或从神的视角记录救恩历史 (历史书)。

其他圣卷 (Writings) 也约在公元前 400 年完成正典化, 包括所有不属于前两类的受启示书卷。

6. 唯一真正的正典检验

什么使圣经书卷成为正典?

「正典性」 (Canonicity) 乃是圣灵为神自己的话语, 圣经, 的真理与权威所作的见证。这见证在神的子民心中唤起 (并且直到如今仍唤起) 一种认出、信靠与顺服的回应; 这些子民行在 (并且仍行在) 与祂所立的约的关系之中。

如果「正典性」只是某种由人类议会或决议 (例如罗马天主教会以及一些自由派人士所做的) 赋予圣经书卷的质量, 那么也许可以设立一套机械式的测试来决定哪些书卷应被接纳为具权威性的, 哪些则应被拒绝。

那些拒绝圣经是神旨意之独特启示的人, 必需寻找一些更为理性化、贴近人间的解释来说明这些书卷的起源。由于他们持有反超自然的预设立场, 他们必须忠于其哲学原则, 拒绝所有见证神直接启示的圣经数据。他们必须把「耶和华如此说」这样的陈述视为传说。

但是，若是那位至高无上的上帝亲自主动启示，并且借着人类的作者产生了一份受圣灵默示的启示记录，那么「正典性」就只是对这些书卷本质的认识与承认（凭着信心与顺服），也就是承认这些书卷是神所默示的，并且对于人应当相信什么以及如何行事为人具有权威。

正如孩子在众多成年人中认出父母，不会因此就赋予其「父母身份」，而只是承认已存在的关系；同样地，有关圣经受启示且具权威性的书卷清单（即正典），是由教会的大公会议所整理的。教会的会议并没有藉任何决议，将「正典性」赋予圣经中的任何一页。会议只是单纯承认并确认这些书卷自其最初写成之时，就已内在具备神圣启示与权威（即正典性）。同时，这些会议也正式拒绝了其他书卷（例如次经），因为它们被错误地宣称具有正典性！

圣经的作者清楚表明，圣经的书卷自从一开始写成之时，就因着其背后的神圣权威而成为「正典」（即出于神的启示并具有权威）：「耶和华如此说」。正典的书卷不仅仅有人类的权威，而是具备神圣的权威。当忠心的信徒一旦得知这些著作时，就立即承认并接受它们为出于神的启示，并且在教义和生活上都具有权威。